皇明疏鈔

漕運

論漕運積債之害疏

叢蘭

江西把總王佐奏切照鈌軍盜糧之害多因積債所致積債數多則旗軍月糧行糧不敷分償債主經手官旗畏債主逼討膽小者則不敢赴京交糧而抛棄舡隻逃回膽大者盜賣正糧償還債主又且乘機作弊所以致害至此然積債之由其目有五或因漂流磕沉舡糧不得勘報開銷借債買糧賠補一也或因原兌糧米濕潤經過三伏腐爛虧折借債買糧賠補二也或因使用不足收受斛面重大以致掛欠籌解

借債買糧賠補三也或因天雨泥濘車驢脚貴輕齎不足借債賠補四也或因不才運官營幹已事假以雇脚買糧爲由誆借債負貽累衛所償還五也五害不除借債積債數多則官軍逃亡盜賣糧米乃理之必然者也矧今積債已甚所以官軍逃亡盜賣糧米貽累見在運官或自縊身死如袁州衛百戶王宗是也或削髮脫身如東昌衛指揮王鏞是也人情至此誠可流涕若不權宜區處設法改撥將來運政臣不敢言查得弘治年間該漕運衙門會奏亦因運軍疲憊每糧一石外加耗米五升運軍少甦即今疲憊已甚有非加耗米所能救者也臣嘗觀古之漕運唐稱

劉晏宋稱李沆劉晏之法以鹽雇傭李沆運舡令[illegible]
鹽回所以稱善也今日漕政積債遺害至此再無別
項銀兩接濟合無乞 勑廷臣從長計議行移漕運
衙門查照在冊該還債負并欠債官旗舡數造冊具
奏戶部准令欠債舡隻照依官價上納長蘆運司鹽
引各一百引於空舡回時順帶取便發賣償債其上
納鹽本責令各債主自出上納暫借一行以了積債
如此則軍民無賠債加賦之苦債主免坑陷資本之
怨其運軍行糧月糧各得以養家口而運政自然清
楚矣等因查得成化二十一年間該巡按監察御史
謝文等題奏 准通行欽遵外迄今年久因循廢弛

矧今漕運很損軍士困苦又非先年之可比者臣請以其故爲我 陛下條陳之且在運所償之物軍士在家有月糧也一家老稚藉此爲生近因各處災免數多及有司官員緩於催徵恒有八九箇月或二三十箇月甚至五六十箇月不得關支者軍士經年在外無由生理遺下父母妻子啼饑號寒中間凍餓而死者不知幾何間得一月在家逼取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一也軍士在外有行糧也自水次以至 京師計其往還近者五六箇月遠者八九箇月所支米麥多則三石少則二石食用已不得數况每軍十人領舡一隻暑雨晝夜無人更代内有負累逃

亡者仍又頼此雇人牽挽況中間恐饑輸力者不無嗟歎何若此物奪取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二也

軍士交兌有輕齎也戶部議單正米之外尚有本色折色加耗本色所以備上倉明加耗米及盤剝拋撒等項之數折色所以備歷車及進倉使用并買蓆板等項之數近來車脚大費使用頗增萬口一詞悉稱不敷正德十年戶科戶部有見于茲各有建白悉差本部郎中并漕司把總官各一員領　勅處分以平之車戶脚價愈增而其事遂寢矣迄今識者追思徒興感歎自茲以後誰能抑之漕卒之傾尚可忍言今若又將此物奪而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三

也交兊之際有補潤也各省軍民交兊或因天時陰雨日久或因水鄉地方窄狹無從曬揚恐悞期限議加數升以補虧折之數或因而在船蒸傷太甚或因而到倉曬揚太重或以易換蓬篙索纜之需得少費多以致往往掛籌今若又將此物取而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四也官軍扗行有鈔貫也指揮八錠千戶衛鎮撫各六錠百戶所鎮撫各五錠旗軍各四錠比先年間鈔貫值錢儘彀買辦柴薪蔬鹽之用即今一歲所得不彀一飽之需縱若奪而還債能還幾何此無從議處者五也五者之外再無分毫所據加耗一節先年屢常行之雖宿債之多不足以盡償

一時之急亦可以少濟撥之事體此亦相應如蒙乞
勑戶部計議合無申明御史謝文等奏行事例行移
本部監督委官公同巡倉御史督同各該把總官員
候今歲各衛所完糧之日就將欠債旗軍一一審查
根究所借因何使用果係糧米虧折輕齎短少迹已
明著事非由私勢不容已決然該借者准其在運償
還不分債負遠近止許加利三分若有已還原本并
三分之利改約再增者即便停止原券對衆燒燬敢
有隱匿不行盡數報官私下議還仍蹈故轍者許運
官赴法司或漕運衙門陳告將經該官旗問罪革退
原債令其自還若係總督提督等官指以京中人事

分派科歛或因把總衛總等官營幹私事假公侵漁以致累債就便指實參奏以從重譴以後每年運糧畢日並聽各官照前清查著為定例

撥運倉糧疏

劉大夏

臣惟京儲之充足固資乎漕運漕運之通塞亦由乎天時若導泉濬渠築隄撈淺之類皆可以人力為也至若雨澤之愆期泉脈之微細則由乎天時似非人力所能為也思得揚州一帶河道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接濟去年湖水消耗河道淺澀運船阻滯比到張家灣等處却值秋雨連綿脚價高貴每銀一兩糴京糧八九石原領耗米雇脚不敷以致軍士

借債賃船轉補上納至十月終方得回還所以多在沿途守凍迄今尚有未到衛者今年揚州地方仍前乾旱河道愈加淺澀雖已設法挑撈車水接濟止可補其所耗豈能增其所無慮恐今年糧運又似去年不無負累軍士訪得即今張家灣等處脚價比之去年有兩時月頗賤所宜議處乞

勑戶部公同總督糧儲內外官員從長計議出榜召募有車之家給與勘合趂今路乾之時令其支運通州倉糧赴京倉上納管糧主事等官躬親監臨平斛出納仍令巡倉御史禁革奸弊就與該倉支與糧米准作脚價每十石比街市時價多加與米四五升則人嗜利而樂為之

運納運勾京倉糧數而止待糧船到日若遇天雨却令將該運京倉米糧照斛照數於通州倉上納每石仍照今次納過脚價米數令其抵斗稍加斛面交納則軍得其便而顧爲之出備合用墊倉蘆席等項就於該倉領用如此非惟京儲不致遲悞而軍士亦得以便息矣

儧運糧儲疏　唐龍

臣以休息軍士實今日急務選用把總尤漕運要宜裒集衆聞參合三事　一曰立團造窩以湖廣都司所屬武昌等一十一衛所原額設淺船一千一十二隻係杉木者十年一造每隻連底價銀一百三兩捎

木者七年一造每隻連底價銀九十兩五錢松木者五年一造每隻連底價銀一十三兩九錢一分以十分爲率軍三分民七分每年照數出辦民料解布政司軍料解都司各收貯民料派於槩省州縣猶易解納軍料仍派前一十一衛所各扣運軍月糧抵數然運軍窮年勞苦又取月糧爲造船之用是奪其食而奪之無怪乎逃亡相繼也及其造船則又團造無廠管攝無官止憑旗軍領出料銀星散成造侵欺尅減之弊紛然而起油少釘稀木脆板薄造不如法式運不及年限其弊有不可勝數者矣查得江北等五總造船皆出杭州蕪湖二處抽分料銀委清江廠主事

監造其湖廣荊州抽分銀兩先年亦本爲造船而設
者也可以充用又有工部主事一員在彼可以帶管
及查湖廣所產楠木居多若將前船俱作楠木七年
一造以一千一十二隻分爲七年每年實造一百四
十四隻五分有奇每隻用銀九十兩五錢歲共用銀
一萬三千七十七兩有奇是又爲畫一之道也合乞
自嘉靖九年爲始查照清江浦事例於荊州水次總
設一廠將前武昌等一十一衛所淺船俱移在彼圍
造就用抽分銀兩仍照清江浦事例於十一衛所各
選千百戸一員管造坐委荊州抽分主事帶管監督
其原派軍三民七料價悉從除豁免其辦納求爲定

規則軍民既蒙休養之澤而運船尤有歸一漕務得以振舉矣　二曰慎舉用天下之事覆而後知中人之情有慕斯勸自古則然查得永樂宣德成化間運糧把總有缺皆以各衛運糧指揮内推舉老成無過熟知運事者推用盖運總領兵年深推為把總則若利若弊可行不可行與錢糧之盈縮軍士之苦樂河道之險易無一不知其為之斯易矣古人輕車熟路之說正如是也況把總以都指揮行事歷陞掌印掛印坐營坐府皆可及焉有運總之才者方得為之則人人思奮譬有明珠在前踴躍而取之矣當時運事修舉卓有成效用此道也正德間劉瑾用事各把總

官不由運總推舉多用生疎之人既情於事體又忽乎軍情敗者多矣自此運總亦弛然懈怠而畧其前進之心漕政日廢又何恠焉正德十二年漕運都御史張縉具題把總官有缺仍於衛總內熟知運事者推補題奉　欽依推用其為軍國之計至矣伏乞照依成例簡用則把總得練達之才事不至敗運總寓鼓舞之術人各知勸矣

一曰嚴事例竊惟輕齎乃正糧脚價之需行糧充運軍食用之物舊例必須隨糧而兊隨軍而行隨船而進所以杜奸弊戒不虞濟軍士之急也柰何近年輕齎之法廢而守候之弊生非惟有違交納抑且別至侵欺至於盜賊窺伺之虞

尤大有可慮者矣其行糧一節南京江西等司府俱
隨正糧兌與官軍各得濟用惟南直隸浙江司府十
數年來分撥多非近倉催徵又違原限故軍士有卒
弗獲升斗之用者因而竊取耗米盜賣正糧交納虧
折掛籌借債實由於斯乞令戶部申明事例將各輕
賫銀兩同正糧派徵并行直隸蘇松等府及浙江布
政司以後年分行糧俱分撥附近倉分候各運船到
日正糧輕賫一時兌足行糧亦即給領俱眼同軍士
交割在船輕賫公同看守行糧隨便食用過淮之日
聽臣等查驗不許仍似往年遲悞以致先後相失緩
急難濟則交納以時盜賊不足慮而軍士得沾實惠

盜米借債之患亦可除矣

漕例疏　俞諫

漕運糧船先年海運至京俱經文武大臣建議開濬會通河分十二總遂罷海運其歲運糧四百萬石內蘇州邊儲獨遮洋一總尚留南京水軍左等八衛江北淮揚等五衛軍船俱於小灘鎮等水次兌運山東河南糧米三十萬石仍由海道以祇薊州天津二倉上納成化間又因海道不便姑自小直沽開通新河一道當將遮洋海船每二隻該旗軍三十六名改造五百二十五隻旗軍六千三百名時船隻運道雖改衛所官軍俱仍舊役雖或愛禮存羊而其地理之遠

近往来之怠緩軍船之狼狽糧運之稽遲誠有如御
中趙戴之所言者矣至若河南一總上下兩江儹
甚遠不免顧此失彼而趙戴又復言及皆切漕運要
務查得南京淮揚等一十三衛官軍昔因習知海道
在於遮洋今日既由新河儹運却乃空身自南趨北
不惟途路艱辛人情事體甚為不便抑且江北船多
摘撥江南就兑加費過江一三腳米而南京行糧亦
又重費年復一年尤當愛惜况遮洋近年議准折色
數多軍得減存但辦料數少食糧則多亦應區處及
查北直隸總下德州天津二倉不惟道途甚近抑且
原運正耗相若人情允便所宜改撥合將遮洋江北

淮大高楊長淮五衛旗軍三千三百一十二名照舊
不動外將此直隸總下德州天津等九衛旗軍一千
七百六十四名併入本總其不足之數再於附近徐
州左泗二衛添撥旗軍一千二百二十四名通祗南
京遠運共足六千三百名原數以備歲運三十萬石
舊額仍於遮洋總處就令孫機管理遇有減存臨時
酌派以蘇軍困仍將孫機原額退與南京領駕其退
下南京水軍左等八衛官軍添入江南分為上下江
二總就以程鵬二人分管旗軍仍每船十名船不過
湔亦各存與過江米六升却將原一三裁去七升各
總以截上江者兗安慶池太廣德等府州糧米多餘

運船領兌江西不盡之糧下江者兌蘇松常鎮四府糧米多餘軍船領兌浙江不盡之糧通為十二總其南京二總每年却分浙江二處儘總撥兌餘船方撥江南至若浙江等總軍船雖有多寡亦每就近酌派事不大害不必槩為更張其改撥遮洋行糧查照議單壯直隸者仍舊二石徐州左泗二衛俱照淮大二石八斗如此庶水軍左等八衛得以就近領兌江南之糧免駕空船壯行江南一總得以分投催趲亦免往來督兌之難則遠近適均水程順便而糧運不致稽延且行糧腳米亦得以少省矣

漕例疏

王瓊

伏惟我　聖朝自永樂年間開設裏河漕運以来定
撥湖廣江西浙江南京江南江北并中都留守司衛
所官軍一十二萬七千八百餘員名分為十二總歲
運糧四百萬石於京通天津薊州等倉交納其江西
湖廣浙江南直隸都司衛所官軍運糧由楊子大江
至江北裏河由儀真揚州淮安邳州濟寧東昌臨清
德州天津直抵通州等九衛皆隸漕運所轄者不過
欲其程途接續制統聯絡便儹運也其直隸德州天
津通州等九衛又臨近京師天下根本萬一天時亢
旱邊務緩急不同稍有不繼必須北直隸官軍轉搬
至京得以一呼而集是北直隸通州九衛之官軍尤

垂於延南漕運官軍矣北直隷一總所轄德州二衛
天津三衛通州四衛共官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員名
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有奇係是舊制近
於弘治十三年因團營缺人暫掣正軍千名補操却
連原運餘丁七百名一槩退掣閑曠其北直隷一總
漕運原運糧米五萬四千餘石摘令江南北直隷遮
洋把總內折銀兩米糧截存辦料官軍輪流代運赴
京交納蓋一時權宜之法非為經久之計合無將掣
去北直隷一總通州等九衛運糧軍餘一千七百餘
名俱還原運照舊領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
石京營操軍另於空閑衛所撥補或將通州等九衛

見操正軍一千名同原運掣回在衛餘丁七百名照舊漕運其遮洋船該運薊州折銀糧一十四萬石照舊交兌本色運赴通倉交納却將湖廣江西浙江等處衛所内缺軍疲弊者折運一十四萬每石連加耗并兩尖共折銀七錢觧薊州交納若遮洋船内有運船少者於各衛所折銀減下船内輳補舊規不致破壞近者運本色遠者運折色又得禹貢納總納秸之利最為利便薊州原兌粟米每石折銀六錢今改南方糙米每石折銀七錢照依時價折色月糧又有積餘以足軍用興利除弊莫大于此查得南京兩總所管旗手等衛雖在江南其運糧船隻却在儀真官軍

前去浙江江西南直隸水次交兑雇船裝運儀真[illegible]上上船比與江北三總官軍江南兑糧事體一同其耗米每石只依原定則例並無加與過江脚米以此南京各衛運糧官軍年年借債轉相負累日見逃亡論運軍疲弊之極者必以南京各衛為言屢經議奏而曲折之情未能便達且如今年江北三總官軍船在江北不得過壩前去南直隸蘇州等府兑糧裝運每石止得耗米五斗六升兩處運軍同在一處兑糧船隻不過壩與雇船裝運皆同而所得耗米不同其為不均較然明白蓋南京各衛運糧耗米議定在前江北三總加添過江脚米在後方議加添江北脚米

之時偶未及於南京各衛非故有輕重於其間也但
據事論理兩處耗米不宜有異合乞自正德三年為
始將南京兩總所管衛分酌量加添庶使事體均平
運軍甦息矣

乞廣餉道以備不虞疏　王宗沐

據管理漕務右參政潘允端徐州兵備副使馮敏功
海防兵備副使陳耀文會呈奉臣劄付前事督同淮
安揚州二府知府陳文燭徐尚查得遮洋總先年原
領南直隸淮大等六衛北直隸德州等九衛官軍俱
兌運山東河南糧米三十萬石內六萬石於天津倉
二十四萬石於薊州倉各上納其船雖稱遮洋止涉

海三十餘里即抵劄倉程途不遠今議海運以南糧自淮安出海達天津計程三千三百餘里非曩昔遮洋之比止宜特設海運一總至於糧米非就近撥派則起運不便船隻泝海遠涉利在乘風非堅整巨艦不可以赴洪濤非高大蓬桅不能以任風力而駕船之人非沿海衛所習見海波者不能駕使所據應運漕糧合無將附近淮安揚州二府共該糧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每年盡數坐派以正耗六百石零用船一隻共船四百二十六隻外裝把總運官船十隻細估合用打造木植等項工料每隻計該銀三百七兩零及查原屬遮洋總下淮大等六衛官軍爲數原

少又有事故缺補不足領運應將額兌淮揚二府糧米江北揚州總下通州鹽城二所浙東總下寧波台州温州三衛浙西總下紹興衛下江總下太倉鎮海二衛各濵海地方官軍攢湊定擬仍照遮洋舊規每船用軍十二名然各軍固是生長海濵但淮安迤北直抵天津一帶原非素所經涉上令各衛所每船派撥旗軍九名仍將原船餘下軍人行糧月糧銀兩盡數扣解每年於淮安山東地方顧水手一千三百八名每船分配三名攔頭執柁以足十二名之額其海運把總細訪江北衛所並無堪充官員似應就於原委試運山東各衛所官員內推舉庶委用得人等因

到臣據此案照先准戶部咨前事該戶科都給事中
宋良佐題稱乞將遮洋議復以圖海運仍要廣集衆
思裁定歸一之說該本部覆議遮洋一總議革未久
所當亟爲查復兼宜訪求海運故道以備緩急近據
天津管倉員外郎胡泉揭報山東撫按差委靈山等
衛指揮王惟精等五員各駕海鵰船一隻每隻裝米
四百石水手八名工價一百兩自淮安開船沿海灣
泊計四十日至天津告驗交卸回還等因觀此則淮
安海道似有可通但未經有山東撫按具題凡所經
由道路及防護官軍必須查勘停妥又遮洋一總其
名雖存然先時止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自嘉

靖年間又於內開一小河以抵薊鎮今欲一旦涉海
運餉須另造船隻撑駕水手併坐派某處漕糧通應
漕司拘集各總悉心計議具題前來方可通行會議
恭候　命下一面備行漕運總兵巡撫等官先將遮
洋一總照舊議復原額其海運船隻水手及坐派糧
米等項作速計料又海道係山東地方一面移文彼
處撫按細加查勘經由道路果否通行防護事宜有
無素備遠行議處明悉具　奏以憑會議上請　宸
斷等因又准本部咨爲勘報海道事該山東巡撫都
御史梁夢龍巡按御史張士佩各題稱勘試海道先
差指揮王惟精等運米二千石自淮安入海至天津

交卸後差鎮撫宋應期等運小麥一千二百石自膠
州入海至天津上納中間程途不遠運行便利乞要
循行傍海瀕道以備海運該本部覆議恭候　命下
移咨漕運總兵都御史即將近便地方漕運量撥十
二萬石以上作遠運赴淮安如各處赴瓜儀兌運事
體曬揚乾潔務在四月以前趁東南風柔始便利涉
工部即動支節慎庫銀一萬五千兩差官解送漕司
轉委各兵備等官分投雇覓堪用堅固海船裝載前
項漕糧其多寡悉照山東二次委官運過則例不得
過多以致遇風難於轉柁此書冊所載海人要緊之
語一面選委督運把總及千百戶等官管轄旗軍無

同慣熟水手駕運其雇覔水手銀兩暫於淮揚商稅內動支一萬五千兩如商稅銀兩不勾前數即將淮揚等府所貯撫按贓罰湊補後不為例其領運把總指揮等官若一年無欠者漕司即從優賞獎薦二年無欠者仍聽特薦破格超陞各項差撥防範事宜開載未盡者俱聽漕司與山東撫按等官臨時悉心計處可徑行者徑自舉行應奏　聞者具奏　定奪等因節經題奉　欽依備咨准此又准山東巡撫都御史梁夢龍咨稱查自淮安起至天津止共計三千三百餘里內或口岸或島嶼可以灣泊去處或礁石或淺灘應該廻避去處俱設立標記及精選慣熟水手

四百名分撥糧船指引海道分委官員海防等項事宜開款咨行前來該臣一面酌量派撥近便地方隆慶六年應運漕糧淮安鳳陽二府每府三萬石揚州府六萬石共一十二萬石雇募海船選委指揮千百戶等官管轄旗軍兼同慣熟水手由海運納俱已齊集候夏初遣行及一面暫行各運糧把總赴淮計議緣各官交糧回遲恐致悞事隨行管理漕務參政及徐海二兵備道公同淮揚二府掌印官逐一悉心酌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保定侯梁繼璠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張士佩議照 國計之有漕運猶人身之有血脈血脈通

則人身康漕運通則　國計足此固古人立國不易之軌也我　朝河運幾百六十年法度修明通行無壅夫何近年以來事久弊生千瘡百孔又以黃河泛濫漂流數多而深憂遠見之臣始有扼喉不達之慮矣以故都給事中宋良佐職長該科目擊時弊有此論列欲復遮洋一總以通海運計遮洋止是一程稍掠海面本非放洋遠涉淼漭本官之意不過欲聚已散之船復建一總以行海道為　國家備長遠不窮之法爾查得遮洋總原糧三十萬石至嘉靖四十五年因給事中胡應嘉建議停革將軍船分派各總之下今既經宋良佐特見深憂欲設此總誠於漕政

國計大有裨益且經各道府會議僉同相應通行遵
議開立條款通請　聖裁且發帑雇募今歲既已試
行則派糧造舟明歲自當定運河海並輸　國計更
裕自此　聖明足食之慮稍可少紓矣夫自平江伯
開濬會通河以來海運之不講已久其後科道之條
陳鄉會之策試名臣之著書欲舉行者不一而足然
卒莫之能用也近臣備員山東嘗條斯議而適巡撫
都御史梁夢龍經濟抱才忠誠體　國毅然以米試
行底績無壅事獲上聞恭遇　陛下聖明英斷輔臣
恢張　廟謨遂出帑銀委督漕司募載而今四方始
知海道之可通行矣然議立於剏見之時則群情未

信而法復於久廢之後則不免更張故今縉紳之慮
不過云海上風波爾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矣然
其事有可言者古語云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故
東南之海天下之水之委也渺茫無山則迴避靡地
近南水煖則蛟龍窟居是以風波是畏傳聞可駭昔
元人海運之有驚壞以其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
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則原名北海中多島
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
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日而成石
氣雖達於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
驗即以舟與米行於登萊因其曠達以取其速而標

記島嶼以避其患則名雖同於元人而利實專其便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便於此者然此猶舉時宜之緒論而非臣條議之初圖若語其全則有稍進於是者而其說有三一曰天下大勢二曰都燕專勢三曰目前急勢漢不遠引請以唐宋之事明之唐人都秦右據崤函而左通陝渭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與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弊宋人都梁背負大河而面接淮泗是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而無險則重和宣和受其病若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為城而南通大海以為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以拱衛　神京

聖子神孫萬年之全利也而乃使塞不通焉豈非太
平之遺慮乎此臣所謂天下大勢也夫三門之險天
下之所謂峻絶也然唐人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為之
經營者以彼都在關中故也粟不能飛則途有必由
是三門者秦都之專路也若夫都燕則西受河與海
矣一河自安山涉汶濟即今之會通河一河自淮入
汴入衛而俱會於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
於海者彼以夷陋紛擾終歲用兵固無暇於事河也
彼又以為河亦間有不如海者入閘則兩舟難並是
不可速也魚貫逆遡一舟壞則連觸數十舟同時俱
靡若火則又甚焉是不可避也一夫大呼則萬櫓皆

停此腰脊咽喉之譬先臣丘濬載在衍義補者是不可攷也若我　朝太平重熙累洽主於河而協以海自可萬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之所不得望也此臣所謂都燕專勢也黃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西相衡也至宋時直獵大名則已稍南矣我
朝弘治二年決張秋奪汶入海是其首猶北向也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之決閻家口支出小河近符離靈壁則又幾正南矣自西北而直東南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則其勢大而決未可量也故以漢武之

權才尚自臨決塞王安石之精博且開局講求河之為立國病詎直今日然哉且如去年之漂流大臣之輿 國同休及小臣之有志於世者聞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既不能不變色於河之梗而又不能無難色於海之通則計將安出故富人之造宅則旁啟門焉防中堂有客而肴核自旁入也此臣所謂目前急勢也臣誠愚淺如該科條議慮之應熟豈其肯誤 聖明風波係天數臣亦何能逆覩其必無然臣以為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故敢緣科臣建議而詳布其愚所有 請銀造舟張官改額皆係更革統乞 聖明采擇 勅下該部查議施行俟其行

之稍久官軍狎習不妨漸加至數十萬使黃河無[illegible]或欲即以此舟河運亦不虛費惟意所欲復久廢而足儲蓄誠於 國計至急且切不當復悼惜更費以失久遠之利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一定運米查得隆慶六年分奉例量撥海運漕糧一十二萬石原因試行為數額少不成一總規制今且造船實運自應定撥額糧以便徵兌合無每年俱以近便淮安揚州二府歲運兌改正糧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為額盡派海運以復遮洋一總之數除隆慶七年已有截留缺船糧米二十二萬六千五百八十七石七斗六升聽備支運外其自隆慶八年以後俱行淮揚二

府各將領糧先期徵收完足漕司於正月終旬調集各該官軍赴淮幷募攔頭柁工水手領駕海船坐定近便水次如揚州府屬儀真通泰如臯海門泰興江都七州縣糧米運於府城河下高郵興化二州縣糧米運於本州河下淮安府屬山陽清河桃源邳睢宿沭鹽城寶應九州縣糧米運於淮安城外河下安東海州贛榆三州縣係海船必經之地糧米就於本州縣河下各取便交兌以上漕糧俱責成各該管糧官押同糧里就以隨糧原徵水脚銀兩雇船裝運定限二月終旬齊到前定地方戶部管倉主事督與官軍對船交兌關幇以免入倉煩費如有過期者照依議

軍無糧事例縈究若二府地方遇有災傷改折悉
臨時撥派附近鳳陽等府糧米奏足前數以爲定
而鳳陽等府水次則當坐於泗州庶爲便益伏乞
聖裁　一議船料照得每年定派海運漕糧二十萬
一千一百五十石以正耗六百石零用船一隻共船
四百二十六隻外造裝把總運官共船十隻通共船
四百三十六隻臣先行道府各官拘集匠作及有海
船之人從公估計每隻先除裝水并什物等件約虛
二百石外實止裝糧六百石合用木植等料該銀三
百七兩零臣恐多開隨委造船廠并料先造樣船一
隻據開用過料銀二百九十兩適臣移駐揚州催儹

糧運彼時親率漕務參政潘允端海防副使陳耀文及知府等官徐尚等詣船驗看咸謂板植堅厚釘艌緊密規制頗整足駕三十年方行改造臣思旗軍領駕則視為官物終比民船不同若限以三十年一造不無過久且海洋行使又非老船可支風浪則海船當以十五年為改造之限乃得適中臣查海運雖自淮安發行前船若於淮上打造木植入壩不便且清江衛河二廠自有應造年例船隻即常年買木召匠打造尚且不前合無酌派產木湖廣廠打造二百隻專委督糧道參議劉翾督理其餘二百三十六隻在於集木儀真地方設廠專委海防道副使陳耀文督

理合該催工官員聽三道自行選委務如前式堅緻其有速壞者責在三道湖廣木植等料價比儀真稍賤每隻量減銀四十兩實該銀二百五十兩共銀五萬兩儀真造者每隻仍給銀二百九十兩共銀六萬八千四百四十兩二項共銀一十一萬八千四百四十兩臣查前項海船每隻比河船多裝糧二百石是海船一隻抵河船二隻半共抵河船六百五十四隻合將各衛所額船數內查其漂流者照數免其造補即以各船料價打造海船計筭前船內清江廠造者該扣三百九十隻每隻料銀一百一十四兩五錢七分零共銀四萬四千六百八十二兩三錢浙江廠造

者該扣二百五十隻每隻料銀九十二兩共銀一萬
三千八百兩下江廠造者該扣二百一十四隻每隻
料銀九十三兩二錢三分四釐共銀二萬六百一十
六兩二錢以上通共該銀六萬九千九十八兩五錢
俱應於清江抽分并浙江布政司及蘇州府歲額軍
民料價解用但船未及號料價無徵先儘臣前題漕
庫收貯向在贓罰等銀借足三萬兩及借動清江廠
寄庫抽分年例正造大料銀三萬九千九十八兩五
錢湊用備行浙江等司府各候前船及號改造之期
扣解料價補還尚有不敷銀四萬九千三百四十一
兩五錢臣又查今歲浙江改折糧二十二萬六千石

該扣減存軍行糧月糧抵料賞鈔共銀一萬六千二百四十七兩八錢八分湖廣改折糧一十萬六千一百三十二石六斗五升該扣本省減存軍月糧抵料銀三千六百兩并前折內該扣應給各衛旗軍行糧銀五千一百八十四兩共銀八千七百八十四兩又河南布政司未解班匠銀六千六百九十九兩零俱係正額造船之數均應催解此外仍少銀一萬七千六百一十兩六錢二分別無區處必須暫爲借用方克完造乞　勑該部再加查議准將盧鳳巡按御史例解贓罰銀六千五百兩兩淮巡鹽御史贓罰銀九千兩并臣巡撫例解贓罰銀二千兩及借備賑府州

縣贓罰銀七百一十兩六錢二分奏足料價待候漕運積有減存等銀補還起解仍乞轉行湖廣浙江河南各巡撫都御史嚴督布政司掌印官勒限查將前項行糧等銀刻期徵完湖廣銀兩就彼收貯聽臣找解湊造海船二百隻浙江河南二省俱各解淮發造緣此銀皆係扣定必用之數一面先將在庫不拘何項銀兩借解以濟造船一面徑追前銀補還原項其湖廣分造船隻完日并辦桅篷什物責差原造官員暫撥附近衛所減存運軍撑駕仍量給月糧以資食用及行沿途稍添人夫挽拽務限明年二月以裏到淮庶不誤運事完通將用過工料錢糧造冊 奏繳

稽考再照今議打造海船前數雖開至十一萬之上但海船所用之料即河船免造之銀殊非新增額外之費其不足者又漕司折糧之內扣出支用而所借者不過一萬七千餘兩贓罰耳然臣又計之河船清江廠十年一造浙江下江二廠五年一造而今海船則十五年一造又抵河船隻半多矣即今加費一萬七千餘兩而所省又該銀二萬一千餘兩　國家開一百六十年久廢之海運而簡省若此誠轉輸之便途也伏乞　聖裁

一議官軍照得海運糧船四百三十六隻合坐派衛分定撥旗軍領駕查得原有遮洋總下淮大等六衛及通州鹽城二所浙江寧波紹

興台州温州直隷太倉鎮海六衛俱係邊海地方其人習知海事相應摘撥分領前船定擬淮安衛三十隻大河衛五十隻高郵衛三十隻揚州衛五十二隻長淮衛三十隻泗州衛三十隻鹽城所一十八隻通州所二十隻寧波衛三十隻台州衛二十隻温州衛二十隻紹興衛三十隻太倉衛三十八隻鎮海衛二十八隻俱做照遮洋舊規每船用軍十二名然猶恐各軍雖是生長海濱但淮安迤北直抵天津一帶原非素所經涉况駕使海船惟𥸩頭一人執柁二人最爲要緊又必須久慣行海者方能不懾合無止令各衛所每船撥軍九名就將每船餘下軍人三名應支

行糧月糧銀兩盡數扣解每歲〻漕司於淮上及海州等處雇水手八百七十二名山東雇島人四百三十六名分配每船二人執柁一人欄頭便於趨避以取足十二名之數待後各軍習熟海道漸次裁雇仍將原軍樸補各照臣於今歲募船三百隻已分為六小總以平定寧靜安全為號派令原運山東各官分轄以行今既實運自應照遮洋事體設把總一員以便統東請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將山東原運　題過有名各官如千戶韓禮鎮撫魯礦百戶孟得賢等五員內推一員量陞都指揮體統推充海運把總仍鑄給關防一顆以便行事其領幫官俱委山東原運

各官率領島人赴淮給與行糧起運中或有缺聽臣
於屬下沿海衛所選補以上把總運官待有成效俱
照戶部原題事理陞擢各該衛所止委指揮千百戶
押運至淮交割免其入海自願者聽至於各船軍士
內有怯弱不慣行海者許以原支行月糧添湊自行
雇募熟識海道的實之人代替回貨之利替者得之
惟求海運得人各押運官審無錯誤聽從其便行之
既久習者益多且大約每歲二月盡開洋三月半開
洋四月盡到天津九月半可以完歸悉如洪武二十
七年事例休息日多人將爭赴矣再照造船必有桅
篷什物在河船原係旗甲自辦今海船新造必須官

爲全備而所用銀兩亦應設處臣查前項海船四百三十六隻實抵河船六百五十四隻共計額軍七千三百五十六名內除撥出海運五千二百三十二名分派每船十二名駕運外尚有餘下軍人二千一百二十四名內淮安高郵長淮泗州四衛各一百八十名大河衛三百名揚州衛三百一十二名通州所六十七名鹽城所五十四名俱每名月糧銀二兩八錢八分行糧銀一兩一錢二分寧波紹興二衛各一百三十五名台州温州二衛各九十名太倉鎮海二衛各一百一十四名俱每名月糧銀四兩八錢行糧銀一兩五錢通共該銀一萬五十五兩四錢俱應每年扣

支以充前費合無轉行浙江應天巡撫都御史督責
各衛所掌印官預期造冊送赴有司關領差官解准
聽給各船置辦桅篷什物應用如或不敷臨時再行
酌處補足今歲海船初造相應逐什全辦以後年分
止是稍加添置并每年修艌工糧即以前扣糧銀似
為足用若有餘積專備海船限滿復造料費不得別
項支銷伏乞 聖裁 一議防範查得海運既通米
船來往商賈漸集則他盜之防所宜預加料理除淮
安迤東雲梯關地係海船出口彼處原有額設備倭
官軍五百餘名係屬東海把總管轄往年春汛之期
聽本官調撥守并迤南各沿海地方臣於起運之

日嚴行各加意防範外惟自出淮安海口經行山東、北直隸一帶地方海洋遼闊已經臣移文山東天津巡海司道等官責令各該備倭守禦等衙門申嚴防護派土島之船指引開行其在船應用軍器漕司仍動支漕銀置辦軍器每船斬馬刀四把火藥二十斤手銃四把弓二張箭二把長鎗四根給領隨船防備運回交庫再照山東沿海係糧船歷行之途至於天津迤東係海船入口之地交卸糧米督發剝船催攢回空俱係櫛比犬牙之地防備盜賊尤須加意統容臣備咨行山東撫按悉心議處可徑行者徑自施行應奏 請者徑自奏 請務在兵防振飭旁伺潜消

以不誤大計伏乞　聖裁　一議起剝查得海運糧船若進天津河口則恐底尖膠淺除水大徑行外若水偶淺澀已經移文戶部酌定俱用剝船起剝自天津至石土二壩每糧百石給與水脚銀二兩九錢就於本幫輕齎銀內動用乞　勅該部轉行天津管倉河西務鈔關各主事遵照自今為始每年凡遇海運糧米船到天津海口各該領運官具呈管倉主事移文查取河西務剝船照前議定水脚剝運糧米前赴石土二壩交卸轉搬進倉上納其各船隨糧輕齎銀兩聽臣酌量分別差官由陸起解係給剝船水脚者交與天津管倉主事係完糧應用者交與通州坐糧

員外各就彼支用若有餘剩給散海運官軍以資囬南伏乞　聖裁　一議回貨查得海運旗軍柁工水手冒險轉輸比之粟河常運不同然常運每船許帶土宜四十擔今海船赴納艱難容帶載若已卸糧回南似無妨礙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合無每船許帶貨物八十擔聽便貿易回淮以示優恤乃聽天津管倉主事每船給與裝帶貨物數目照票一張免其納稅但不許夾帶私鹽及醃臘鹹物并違禁硝黃鐵器如違定行從重治罪伏乞　聖裁　一崇祀典照得海運舉行舟泛大海所畏者惟蛟龍風雨考之五行蛟乙木也而寄在辰風巽木也而寄在巳二者性皆畏

金此五行相尅厭勝之術如先臣劉基輩未嘗不講也况是類是禡文著於詩夫舉大事動大衆而又安可無神道設教以壯人心臣謹於海口建立海神廟以鐵鑄而以雞㬊每歲船將發則禱之仍每船奉一小像以行緣前廟既建看守必須專人發運必有祭祀乞
勑該部定議合無行臣每年令山陽縣於里定編經費銀三兩[illegible]猪羊祭祀每歲開船漕司親行致祭仍行該縣於均徭內編僉門子一名常川看守以防傾圮伏乞
聖裁

乞優恤運士以實漕政疏　　王宗沐

臣聞立法雖善而積久則不能無弊流弊已極而漫

改則未必有功惟尋其根而救弊去其弊而完法此自古圖治之所必先而在今日漕運之尤所當亟者也運額之缺惟是漂流掛欠而二者之弊極於今日然實運軍為之也故有折乾於方兌之日者矣有旋盜於既兌之後者矣有下實以土而上覆以米者矣有一船而軍士不滿三四人而旋以米雇人者矣諸弊既多防檢難盡自鑿舟沉偽稱漂溺得利而避轉相效尤然軍士之所以為此者其罪無所解而其情亦有可念者洪武二十六年事例海運軍士三月十五日起至九月十五日止每軍支行糧三石六斗是一日二升給之也今自正月起以至於十　月盡無

日不在運中而止與三石之行糧是一日約得九合有餘之米而漿洗衣服薪鹽醫藥歲時醵飲皆出其中身一入運其勢不得復以一刻治他生業妻子仰給於月糧而今又有拖欠不時給者矣有扣帶隨船以防折陷補數者矣故冒法侵盜夫亦苟為衣食妻子之圖而豈盡欲取快意於豐富哉臣所謂其情有可念者此也夫不有以慰其心則難以責其盡力而不有以飽其腹則不可以望其不偷故臣以為優恤運士而稍足其食誠今日料理運事之第一義也但欲加派於百姓則江南之民力以為不堪欲請蠲准輕齎銀兩以畀之則戶部又已扣為太倉之數而絀

其當與十分之三者必待到京而後給則臣之請
但臣查得輕齎原係耗米以其太多而折為輕齎以
待剝淺固軍士之物也近年以來始又折一分以觧
太倉臣乞 陛下軫念運士疲困已極 特勅戶部
將輕齎銀數酌為三等江南最遠每石再留與耗米
三升隨船而三六者改為三三江北直隸府州稍近
每石再留與耗米二升隨船而二六者改為二四山
東河南最近每石再留與耗米一升隨船而一六者
改為一五減折銀給軍之數而稍留本色以給其食
其和米二升折銀一分解太倉者悉行停罷在 朝
廷為不甚費而軍士則蒙惠已多然後臣得稍以軍

法部勒之每五船定爲一甲中推一人有才力者爲甲長每船置一圓牌旗甲懸帶上書運士十人姓名而甲長另置一牌上書四船旗甲年貌務使魚貫聯絡遇淺與溜五船更相援助是常如五十人操一舟也而平居則互相覺察一船折乾盗賣四船旗甲連坐中有一人出首得實者告所在官司即給賞銀五兩仍許赴臣衙門給與照票免其五年上運誣者責治中或暫雇民船一體入編甲不得過幇幇不得過衛衛不得過總剰四船則自爲一甲剰三船則分附各甲之下千百戸指揮提督本管之甲而把總則通加提撕焉兊米入船之後即將圓牌送監兊主事花

押發各縣帶挨甲前行過淮之日臣行查考在北不過淮者督運主事及沿途兵備衙門分查無分毫額外煩擾而陰收檢防之實彼其感　朝廷加給之恩而後能守臣統御之法此古人所謂御軍之道當使感天子而畏將軍者是也此法既立漂流掛欠當自衰少而歷年積弊可望更新矣臣為此　奏尤恐户部據守成法不允臣請臣請遂言其詳　國漕自永樂十二年開濬會通河于時佐　成祖定運法者都督陳瑄也其去江南民運至淮安江北至徐州山東河南至臨清而軍士遞運焉是千里之途民行其四而軍行其六當時瑄豈不念百姓哉為求可繼而久

也自是之後諸臣輙有改更雖因時制宜無非恤民之意然積久生弊遂成偏累之規侍郎周忱未改之先尚全民運而今則直達矣都御史滕昭未改之先尚一分支運而今則全免矣全免而又直達於是軍士始困而諸弊百出也夫惟正之供本民之職自三代漢唐宋以來無以軍運者民據田廬收租稅出升斗之輸以免於舟次則一歲之計已畢還家擁扉而卧傍妻子享安逸而不知軍士之苦方自此始也曝挽於赤日之下則背肉生鱗力鬬於急溜之中則哀呼聲慘運官有剝削衙門有支費洪閘有需索到倉有經營經年勞瘁遠家席未煖而官司已點新運矣

夫一日三餐一升五合而飽人之情也今但使其
足於九合之中是亦無怍乎冒禁鬻法而漂流掛欠
之相尋而未已也一船既壞分攤衆賠甚至漫及一
總是不壞者以壞者困不盜者爲盜者償相胥而溺
此待盡之術也今承極弊之時不以法部勒之則其
弊不已而不先有以稍給之則其法不行臣查得弘
治五年指揮蔣鑑　奏軍士欠債戶部題奉　孝宗
皇帝聖旨許將太倉庫銀借與軍士還債取印信結
狀來年一兩止還一兩不取利息　祖宗念恤軍士
如此故先年運額不告壞缺今戶部誠肯捐此三數
升之額於其應給之中而先與之以爲飽食之具使

其不耗不凋不侵不盜以爲可久之圖不致仰厪
宵旰則其利爲甚溥何惜不爲此也臣切於爲運士
披瀝艱辛不覺情詞煩猥干瀆　天聽伏惟　聖明
憐而賜俞行焉臣無任祈乞屏營之至

條列漕宜四事疏　　王宗沐

臣會同議照漕運爲　國家大計關繫至重自今歲
之運早而且完則固仰賴上下大小臣工共奉　廟
謨而粗革故習矣但孔穴多端非逐一研塞之則弊
將復茲事體煩瑣非悉心料理之則利未見遺是以
謹陳鄙見列爲四條皆有關漕計至切若仰瀆　天
聽即令發單開兌期日伊邇伏乞　陛下勑下戶部

速見施行則　國計幸甚臣愚幸甚　一恤重運丁
地臣惟欲漕事之整者莫先於恤軍而欲恤疲累之
軍者莫利於改折今　國家漕計已幾百七十年其
官軍之疲困惟漕臣親歷而深知之故臣於初任時
曾經題　請百萬改折矣隨該科臣列論謂不可行
也但科臣所持者　國家經常之大議而臣所　請
者乃漕運權時之急策且臣當時所陳不言暫改折
以蘇衛總而言可以足　國譬之病弱之人不云節
飲食以護命而云節飲食以得仙則臣之立論近於
迂闊固宜科臣之見謂不可行也然其事終不可已
而以行止關漕政之興廢此臣所以惶恐進退而終

不容不再　瀆陳也歿折百萬不敢再　請其各該兊所乞　陛下特恤重遠之地查得漕屬有糧司府惟湖廣江西為遠而二省所屬惟永州衡州長沙贛州四府為尤遠且經過洞庭之險贛石二十四灘之惡四處之到水次幾同淮安之抵　京師而風波不與焉故往歲四府屬邑糧米催徵既難水次又遠軍船四月畢兊過淮必係尾幫與黃水相值往往淤阻邳徐白河守凍此固積玩成風亦由地遠人疲勢必至爾今歲湖省漕糧過淮雖早緣因改折況今例限十二月開兊則此時江水消而北風急城陵磯裏港淺涯難入長灘上長風帆不可逆張非壞則遲尤所

當念臣查湖廣永州府屬祁陽縣糧一千五百七六斗衡州府屬衡陽衡山耒陽常寧安仁五縣糧二萬六千三百七十八石二斗長沙府屬長沙善化湘潭湘陰寧鄉瀏陽醴陵益陽湘鄉攸縣茶陵十一州縣糧六萬三千六百一石三斗共該糧九萬一千四百八十七石二斗江西贛州府屬贛縣寧都二縣共糧一萬三千二百九十六石七斗二省通共止該糧一十萬四千七百八十三石八斗為數不多臣乞陛下每年坐准改折隨同本色解納於窮遠之民既蘇其困又免其患此臣所謂遠地之當處者也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然兌軍之糧六省同供而白糧之

困則惟蘇松常嘉湖五府為重江南物產繁盛故
祖宗派運獨多然承平已久生齒漸繁而地方有限
則今之江南又豈永樂宣德時之舊耶以蘇州一府
言之兌運至六十九萬而南糧白糧不與焉其餘各
府類是可推夫江南　朝廷之廚也失今不稍加優
恤乃用其力以至於不可索而後委焉此臣所以迂
闊而深為　國患計也臣乞　陛下每年坐將十萬
石分布五府照白糧之多寡分攤而改折之以稍休
其重累著為定規臣查得山東河南原糧止得三十
餘萬不當蘇州之半僅抵松湖之全尚蒙　朝廷坐
折七萬以示優恤而今江南軍糧尚[illegible]久致重困而

可不加一念哉此臣所謂重地之當處者也如今
勅下戶部再加查議將此二十萬四千七百八十三
石八斗定為改折以處此數郡在　朝廷不過四
十分之二而在列郡則誠得一分之寬今新條派撥
責在漕司容臣將此二十萬石零輪流歇運以恤無
軍無船之衛所而休息之則不惟郡民之供運者獲
省數之利而衛總之疲困者亦蒙休養之恩此所謂
一舉兩得者也臣又恐戶部以為　國額未可稍裁
而太倉或患缺乏臣　請將江南改折銀兩聽候戶
部於會議之時斟酌如果天下無災傷而改折少則
悉數折色解京如果災改太多則臨時詢采如淮安

熟則解糴大米如臨清熟則解糴小米附運舟以入多寡臨時註定則於中又得不窮之筭而臣言可安行矣其改折價數聽戶部酌定奏 請再照政貴慮遠處須先時今歲各處水旱除淮揚已該臣具 題外臣處遍衢訪得今年大水沿江大率俱成巨浸民不堪命而湖廣之岳州荊州江西之南昌九江以及應天下流一帶尤甚但事關各省舊規非漕司所敢擬 題今免期不遠而勘報難齊若非 朝廷破格處分則恐臨時悞免併乞 勅下戶部通加裁恤施行伏乞 聖裁 一懸預免之令照得漕運之所以掛欠多而 國計歉者盖緣軍士之盜賣也臣請立

保甲之法仰荷　聖明采擇五船相察則沿途盜賣不可復行以故今歲運納不惟足額而且有餘臣據各衛所陸續開報每船多寡不等俱有餘剩及各押空船回南運官至審據執稱因各船剩米之多　京師及通州張家灣各處米價大賤等因到臣看得官軍慎守　國家憲法不敢盜賣固其本分職業然彼亦望剩餘稍得利爾看物賤於所聚一時米價太輕恐無以鼓其守法而慰其歸途故臣乞　陛下懸預允之令如各旗軍剩有米多者三石以上如其情願上納太倉許容即充明年運米之額悉照見年曬揚加尖上納其各把總指揮千百戶等官亦許不拘多

寡一體上納名曰預兑糧收入之數太倉各給與印票一張廵倉御史類數印册發送漕司將納過之糧聽臣派撥各歸本衛本總領支如支去三百石正糧者即可省明年船一隻軍十名收其減存入官其所支之米運官於糧長兑完到官而後分領庶免爭競其米已經賣盡而倉前富民有願聚納者亦照此例其兑還之米聽其自擇其衛領支如其上納過多者除米外將官司所得行月糧之數比照納粟事例斟酌多寡立爲數限或給與冠帶榮身或許其列銜管事以示獎勵悉聽户部裁酌奏請不願者聽臣以爲有四利焉今年預納省船省軍而官又收減存之

入一利也黃河之漂流難必運軍之牽挽實勞今一
石入倉則　國家先獲一石之儲而軍士省一石之
力二利也運士所以累年沿途盜賣者正為米入
京師價賤而沿途貴也今使其以見年賤價入倉而
明年於兌所獲贏餘之利則明年沿途雖驅之盜賣
而不盜賣而富軍爭先入運矣此三利也宋至熙寧
時運事狼狽舉薛向而任之創令民間造船包運一
時赫然獲濟然不知其中實難行而旋罷也今許各
軍預兌則把總之有餘銀者富旗甲之有餘糧者倉
前富民之有家財者爭先為之歲必漸廣無民運之
弊而全收民運之利此四利也臣久為此　奏又恐

各衛剩餘無幾而未敢遽上也近於本年八月二十日准戶部咨該密雲管糧郎中侯國治呈稱本鎮蒙撥各衛歲額漕糧一十萬四千八百一十石八斗除收正數外臨清衛剩米二千五百四十五石零濟寧衛剩米一千一百九十三石零任城衛剩米一千一百一十六石零徐州左衛剩米一千一百八石零儀真衛剩米三百九十七石零揚州衛剩米五百六十五石零高郵衛剩米二百八十二石零每石連耗三升給銀五錢共買過餘米七千二百九石七斗計用過銀三千四百九十九兩零比之鎮市所省價銀一倍所據山東把總王秩江北把總侯熊均有督運之

勞內侯熊總下三衛原糧本少羨餘無幾君王秩所管泗衛剩米六千餘石通應申獎以旌其賢等因備咨到臣讀之不勝快覩但即剩米而官咸價以市之此在邊鎮或可爾若京通二倉官不爲收其勢必賤以與人然何以慰軍士之望哉且　國初漕運立轉般之法民與軍各任其半今改爲兌運則全責之軍矣欲以蘇軍非復民運不可然今行之已一百七十餘年欲復民運誰敢復言之而亦誰忍復言之故非朝廷虛懸不貲之權以陰代民運之實則運士之元氣必不可復而漕計終將復壞臣豈敢苟圖目前了事而不爲　社稷深長之慮哉此臣所以繼納粟之

奏之後而又有令　請也再照運事全頼把總而能盡心爲公者殊乏其人今把總王秩糧多而剩至六千候熊雖糧少而亦有羨餘其志趣可知且以候熊之身不勝衣而精敏過人凡百支銷諸弊清絶王秩之處事老成而操守恪慎孤懸在遠奉法愈虔則雖無餘剩固宜優恤　臣乞　陛下勑下該部將此二臣欽加都指揮職銜仍管把總事以風勵各總則應預兌之令者宜必多矣伏乞　聖裁　一矜運官之情

臣前謂衛總之疲累者猶未及詳言之也夫今之所謂運官者皆　二祖時功臣子孫定貟後不加益也今之所謂運軍者亦　二祖時定伍而今之充然

皆沿邊沿海不復上運也大約以一歲之運計之其官以問發死罪充軍立功降調者一運不下二十人其軍以漂流監故監追調遣逃亡者每衛不下十人今已一百七十餘年總計所去之數則不待臣親當漕計雖旁觀者可默測而知其耗也夫有官可簡其賢不肖矣而間且至於無官有軍可簡其勤不力矣而間且至於無軍其勢不得不取疲癃殘疾之人以充之而欲運事之修舉胡可得哉故非於督察嚴厲之中而別存寬恤育養之法其元氣不可得復也臣查議單森嚴如犯該侵欺盜賣掛欠數多私逃避運者不議外臣謂其水次無船過淮到倉違限與凡掛

欠不及百石以上者臣乞　陛下恤運官之情　勅
下該部查議每歲於此等輩類　題咨行漕臣悉不
許其更番押令再運如果能悔過速完新運則咨臣
類　奏除免上年所犯之罪如其再誤則違限者照
前遞降僅完本年不能兼完舊欠者咨臣追補又加
欠新運者并發刑部監追如此則開其補過之門亦
可以責新運之效而衛所官保全亦已多矣今歲各
衛門參行之牘乃至有一官而連降七級指揮一旦
為總旗者此於法誠然然其中間亦容有難訴之情
而未蒙矜察況官無衣冠與卒伍等亦無怪其與之
通同作弊而反仰其資也臣固非敢廢法以縱之玩

也伏乞 聖裁 一定海哨之法臣惟 國家都燕
憑海為左腋往於海運疏中已詳言之矣倭夷懸隔
雖初年有廣寧之捷而今承平無患且彼固不能遽
越江南而至山東也但先事之防則謀 國之所必
慎而未然之事則利門之所必爭今 廟堂許以
每歲十二萬石通運矣其中鼠竊之警亦豈敢保其
必無乎而況傍岸行舟風波不患則我與人共之故
今日設法預防尤所當急臣乞 陛下定海哨之法
勑下該部查議凡運船所行沿海地方分為四段臣
淮安兵船出哨至即墨自即墨而至文登自文登而
至武定自武定而至天津聽山東北直隸撫按官酌

定　奏請分為幾哨每哨各造船二十隻以歲之小
滿日為始臣先發十隻以印信循字牌至即墨交與
把總郤將即墨上哨所到循字牌給與淮兵帶回為
驗循哨既歸即發環字十隻而齎帶即墨循牌以去
為驗其在前哨皆依此法有不到者各以軍法處治
其哨兵之在淮安者舊時每月口糧銀三錢今議加
一錢其在山東北直隸亦聽彼處撫按酌定俱以立
秋日為止每船給兵十五名器械具備有警截殺赴
附近官司報功驗賞如此則風聲所被奸萌自息矣
臣又查得淮安東西二海所派懸海中原額班軍共
九百五十二名今止存四百八十三名節年俱不到

營累經行提竟無一人至者臣乞　陛下軫念海運將此二所軍士撥充海上會哨之用役在門庭彼將無所逃避有餘則以充海運練之既久精強而稗習他日二所固淮安之壯藩也是不惟海運可以安行而國都左輔亦可以有藉矣伏乞　聖裁

議復臨德二倉糧疏　　徐栻

臣聞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欲足國者必裕民之生而後可以固本欲禦患者當慮事之周而後可以經遠我　國家都燕雄鎮西北密邇邊陲藉兵爲守故歲漕東南米四百萬石聚之　京師以充糧餉固根本而爲強兵之資復於臨清廣積倉德州德州倉每

年會派秋糧夏稅麥折米共一十九萬四千四百石分貯二處以廣積貯計十年當積一百九十四萬餘石而倉廒實矣設遇該運地方災傷重大例當蠲免無處撥補就將二倉糧米照數支運務不失四百萬額數載在漕運議單可考此我 祖宗立法備患意至深遠也嘉靖初年遇有災傷奉 旨蠲免起運旋於臨德二倉撥補後因會派地方告歉輕減及二處困積損腐一時偶見窒礙輒有建改折之議者自改折之議行而二倉額糧漸減積貯漸耗比 臣備員山東詢前米不及往昔四分之一是以該運地方有災已免無從支補近止免存留而不及起運固有以也

夫存留乃　宗室祿糧官吏師生俸廩軍士月糧等
項所需原不可缺若停免此項而不爲措處將何支
給如江省自隆慶五年災傷共該減免存留糧銀約
三萬一千三百餘兩臣奉宣　德意務令小民均被
蠲恤而各屬申請乞補者紛紛且至臣隨督行布政
司查將紙贖及軍餉驢脚等項餘銀如數補給稍克
有濟然似罄各郡邑之庫藏矣不然有司固知存留
錢糧難免仍舊追徵莫敢控訴所謂黃紙蠲白紙催
所由來久矣小民何由霑　實惠哉此東南孑遺之
民每遇荒年既困而又重困之也至於漕渠仰荷
皇上威靈　宗祖福祐當事諸臣皇皇求治今固安

流迷濟矣但黃河水性湍悍徙決靡常自古紀之似終未可必恃剏開京通二倉鮮三年之積萬一卒然有警胡以備之臣誠抱杞憂焉竊思欲裕　國安民爲有備無患之計必須求復　祖宗舊制先將臨德二倉修葺添增俾可積貯十年會派額米顧由今漸積則十年之間安能必各該地方之無虞河渠之不阻哉又須設處糴補而後可若專令會派該運地方設處似尤有難焉蓋各省庫藏自隆慶元年查盤起解之後搜括殆盡中間緩餘一二似當稍積以備地方不時之用爲天下長計者不可使天下庫藏皆空虛也臣愚竊謂宜行臨德二倉管倉官查歷年見貯

遼倉糧若干改折銀若干以十年所積計之尚少倉糧若干悉聽將前改折銀給發於產米地方收買如數少不敷併行漕運河道各衙門量支無礙官銀湊買或每運耗米有餘隨便與之轉糴俱攤搭運船載至二倉交納其二倉會派以萬曆二年為始遵照近例俱徵本色期以三年連前糴補務足十年會派之數如二倉囤積不足即徐州天津等倉一水聯絡相通分貯尤便若慮米有腐爛聽管倉官每年量將附近衛所該運漕糧照數抵換出陳易新必於原額約二百萬數有餘方許改折會派其改折銀兩須專貯聽候糴補不許別項支用以後如遇地方重大災傷照依

原　奏報覈實分數將起運糧米　特賜減免以示寬恤即於各倉內先將支運候該地方歲豐量給銀糴買補還或漕渠阻梗亦可預爲支運候運到之日如數扣補務足支運額數如此倉有餘糧帑有餘銀一可以霑蠲卹之　洪恩一可以備河渠之不測且二倉地方相去邊境疾馳之騎不過旬日卒遇緩急亦可接濟邊餉以固根本而每歲四百萬石之運常保不失正額垂之數年京通二倉當餘六年之積矣斯我　祖宗經制富疆之遠略不盡復乎宋臣呂祖謙所謂先王有預備之政蘇軾所謂爲國有萬世之計者端亦在是臣猥樗庸不足以與聞大計濫從江

右目擊時艱實一念芹曝之愚也伏望 皇上軫念
當 龍飛體元之始正人心屬望之時 勅下該部
再加酌議如果臣言不謬覆請 賜之施行民生幸
甚 國計幸甚

皇明疏鈔卷之四十三終